



# 我们的抗战

□谭梓健

“谭家女儿真英雄，不系明珠系宝刀！”在广州的老居民楼里，93岁的爷爷曾多次自豪地说起这番话。而在远处的乡间里，两座连体别墅“性如别墅”与“六也居庐”默然伫立。风雨剥蚀了雕花的石柱，时光模糊了墙上的彩绘，唯那楼额“六也”二字，如嵌在岁月深处的烙印，清晰如昨。

楼主人谭华强，少时远渡重洋赴美，半工半读学习建筑学。上世纪20年代，他追随孙中山先生回国宣传革命理念。1929年亲自绘图监工，一砖一瓦垒起这中西合璧的碉楼。楼名“六也”，取自孙中山先生的“忠孝仁爱信义”。他心念“天下为公”，为新村取名“大同里”，其志灼然。

1937年，卢沟桥的炮声撕裂了神州。身在美国的谭华强闻讯，如遭重击。他深知，远隔重洋的呐喊，唯有化为切实的支援。他毅然抛下赖以生存的工作，将全部心力投入抗战筹款。纽约的唐人街，各大侨团的会场，成了他新的战场。他站在讲台上，声嘶力竭地控诉日寇暴行，讲述故土的痛苦；他奔走于华人商铺、洗衣作坊之间，捧着捐款箱，恳请同胞们“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”。每一分募得的款项，都凝结着侨胞的血汗和赤子之心，化作同胞们抗日的枪炮和药品。

当他得知两个女儿自广州执信女中辍学，返乡加入抗日先锋队，写下家书辗转至家乡，素笺上是父亲滚烫的墨迹：“谭家女儿真英雄，不系明珠系宝刀！”女儿们抚信垂泪，那“宝刀”二字，坚定了她们加入中国共产党、抵御日寇的勇气。

1938年，他托归国的堂兄捎回三支仿真玩具手枪，分赠膝下三子。铁铸的冰凉握在幼子掌心，父亲的心意如雷贯耳——一定要赶走日寇，保家卫国！

1941年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美国经济萧条，谭华强失业，还尽竭力，捐给航空救国会美金25元。1943年除夕，万家灯火映不亮游子愁肠。谭华强独倚窗寒窗，听闻日寇铁蹄已至家乡，不由得悲泪长流，猝然倒下，再未醒来，年仅48岁，只留下年幼的四女儿在美国生活。

他的妻子黄玉莹强忍悲伤擎起了丈夫的遗志。她走进妇女救国同志会，步履踏遍乡间，劝募钱粮，缝制寒衣，将滚烫的炒米饼送至新鹤地区抗日前线将士手中。当二女儿潜伏于花县新华市（今广州花都）任地下交通站站长，黄玉莹为她做掩护。四女儿在美国得知二姐参加地下工作，即使自身只是洗盘子工人，但坚持每月都寄一笔钱到家中，用于购药品、置文具，为抗日将士制衣衫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黄玉莹的子女们在全国各地投身新中国建设，有成为小学老师的、有做妇女解放工作的、有任高校教师的、有留守家乡清匪反霸的……

碉楼静默，它曾庇护一个家族的炊烟，也曾藏匿抗敌的星火，更托举起新中国的朝霞。谭华强未能亲见，但他当年镌刻的“六也”家训，早已融入家族血脉里，指引着子孙后代，在民族存亡的关头，以各自的方式，将忠义魂胆，深深楔入了这片饱经沧桑却永不屈服的土壤。碉楼不语，它只是这赤诚家国情怀最恒久、最坚实的见证者，默默诉说着一个家族如何将自身的命运，毫无保留地熔铸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磅礴洪流之中。（作者为广东省江门市作家协会会员）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

## 征稿启事

本报《采风》版是业界人士的一块文学园地，为了让这块园地更加“春色满园”，我们特向您征集关于出版文化、读书生活等题材的原创新作，以及诗词、摄影、书法、绘画等各类文艺作品。

投稿邮箱: zbs404406@163.com

“抗战硝烟，纸墨千秋。”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夏天，笔者再次走进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。玻璃柜里，被弹片撕裂的纸页、被硝烟熏黑的报头、被战火烤焦的边沿，都在无声地诉说：这里陈列的不只是旧报，更是一支军队、一个政党、一个民族在最黑暗年代里，用纸张和油墨点燃的火炬。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以思想为刃，以文字为旗，为新四军的壮大和抗战的全面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，也在新闻史上镌刻下光辉篇章。

在炮火中分娩的《救亡日报》。1937年8月24日，淞沪会战枪声正密。《救亡日报》在残垣与警报之间仓促出世。没有电力，排字工人就借着煤油灯的光亮检字；没有白报纸，便把染血的纱布拆下来漂洗后晾干做衬纸。创刊号头版是一句黑体大字：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！”印量仅3000份，却随着黄浦江上的运煤船漂向江南水网，成为无数难民与溃兵口袋里“最珍贵的一捧火种”。

破五更而迎光明的《拂晓报》。1938年9月29日，河南竹沟镇，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创办《拂晓报》，彭雪枫在发刊词中写道：“拂晓者，破黑夜而迎光明也。”报纸被誉为“人民的喉舌”“战斗的武器”“叫破五更的报晓鸡”。每当天边露出鱼肚白，油墨未干的《拂晓报》已穿过青纱帐，钻进地道口，把胜利的信念播撒在豫皖苏边区。

最初，我从历史教科书上得知南京大屠杀，震惊到难以置信，30万条鲜活的生命，被扫射、被活埋、被枪挑……这是何等惨烈的！

遇难者的视角让影片成为“历史审判与正义拷问”的“影像幸存”寓言。以遇难者的视角展开，对编剧、导演和制片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。众所周知，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，我们每个人都不会把自己代入遇难者，都不会思考我的父母、爱人、孩子，包括自己在那个环境中会怎么样；反之，如果以第三视角切入，则相对来说容易得多，譬如《八佰》是正面抗战的视角，理直气壮的谢晋元等抗日将士却语焉不详，《血战台儿庄》则关注那些抗日殉国的将士，这种旁观者的视角则避开了“遇难者大惨烈”的痛苦煎熬和心灵炼狱的折磨。

《南京照相馆》则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险的历史审判与正义拷问之路。如果你选择在南京城里面四处逃窜，挣扎求生，那你就是苏柳昌；如果你选择躲到地窖里熬过这段日子，你就是金承宗一家人；如果你选择当一个逃兵苟且偷生，你就是宋存义；如果你

狼牙山，那是一座屹立于我心中的巍峨高山，承载着我多年的情结，每每提及，心中便涌起无尽的崇敬与感慨。小时候，课本里的《狼牙山五壮士》便如同一颗种子，播撒在我幼小的心灵。5位英雄的壮举，如同一束光，照亮了我懵懂的世界。他们面对强敌，毫不畏惧，用生命谱写了壮丽的篇章。从那时起，狼牙山便成了我魂牵梦绕的地方，我渴望有一天能亲自踏上这片英雄的土地，感受那份厚重的历史与悲壮。

狼牙山五壮士，他们是马宝玉、葛振林、宋学义、胡德林、胡福才。1937年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后，他们毅然投身于抗击日寇的洪流之中，成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團七连六班的战士。他们怀着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对人民的深厚情感，投身到保卫祖国、保卫人民的伟大斗争中。

今天，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，我们老党员、老退伍军人一行来到了狼牙山。站在山脚下，抬头仰望，那连绵起伏的山峦，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。狼牙山由五坨三十六峰组成，主峰海拔1105米，属太行山脉。它就像一位沉默的巨人，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，见证着岁月的变迁。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，我们穿过了红玛瑙洞，爬过了“阎王鼻子”和“小鬼脸”等险要地段。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，但我们的心中却充满了期待。汗水浸透了衣衫，却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前进的脚步。因为我们知道，这条路不仅仅是一条通往山顶的路，更是一条通往历史的路。

当我们终于登上狼牙山的主峰——莲花瓣峰时，眼前的景象让我为之震撼。脚下群峰兀立，山势崔嵬，气象万千。那连绵的山峦，仿佛是大自然用巨斧神工雕琢而成，每一处都充满了力量与美感。远处的易水如银带飘舞，龙湖似玉镜横陈，大平原路经曲曲弯弯，丘山间梯田层层叠叠。这美丽的景色，让我不禁想起了“山，刺破青天锷未残！”

# 烽火纸墨映丹心

## ——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新四军报刊

□周洪林

战火不熄的《江淮日报》。《江淮日报》的前身是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报《抗敌报（江北版）》，1940年12月在盐城创刊。1941年1月24日，皖南事变阴霾未散。华中局机关报《江淮日报》头版刊发陈毅《就职通电》：“本军誓与江淮父老共存亡！”当日报馆被日机炸毁，排字工人把铅字埋进稻田，三日借手摇石印机复刊。墨色虽淡，却字字如铁，烧痕与折痕至今仍印在叩击后来者的心。

盐阜大地的春雷《盐阜报》。创刊于1942年元旦，由刘少奇同志亲笔题名。1940年10月，八路军和新四军在盐城会师，开辟了盐阜区抗日民主根据地。1940年11月，中共中央中原局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华中总指挥部迁至盐城。1941年1月，皖南事变后，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，《盐阜报》创刊后，陆续报道了盐阜区的武装斗争、政权建设、减租减息、大生产运动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、整风运动、文化

教育、财政工作、策反伪军工作、锄奸工作以及拥政爱民、拥军优属等诸多方面的内容。

大江南北，遍地星火。据史料记载，新四军及各级民主政权创办的抗战报刊有近百种。如1942年5月华中局在苏北阜宁创办了《新华报》，它同时也是新四军军部的机关报。新四军政治部在皖南泾县云岭创办了《抗敌报》，新四军第一支队创办了《战士报》，第二支队创办了《火报》，新四军第六团创办了《战斗报》，新四军浙东纵队创办了《战斗报》星期天增刊，新四军抗大第四分校创办了《抗大生活》校刊……

走出纪念馆，夕阳把串场河照得通红。我忽而明白：那些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报纸其实从未停刊。当我们再度抚摸黄纸页上的弹孔，仍能听见排字工人急促的呼吸、听见彭雪枫“破黑夜而迎光明”的誓言、听见陈毅朗声宣读通电时的江风猎猎。烽火可灭，纸墨长存；山河已无恙，吾辈当自强。



# 历史审判与正义拷问

□张勇

选择做一个汉奸，那么你就是王广海。高叶扮演的林毓秀，本来也想跟着王广海当汉奸，在出场的第一幕，她是在画膏药旗的，而且在练习日语，她坚定地要留下来，要给日本人做顺民。我们可以在剧情的发展中，清晰地看到她如何一步步转变的轨迹：“汉奸一小资女—抗日战士”。其他人也有同样的转变，阿昌和老金刚碰面的时候，还在抢夺伊藤秀夫给的字条；宋存义刚到照相馆的时候，还在努力撒谎让自己留下来……然而很快这些现实生活的规则、心机、小手段，都被日寇碾成了粉末。平日那些蝇营苟苟的生活，突然之间就变得那么可笑，什么字条、金银财宝、床、旗袍……在生死面前什么都不重要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用尽一切办法活下去。

前后相连、首尾呼应，在审美上形成了互文对照的审美结构模式。影片开头一个父亲把孩子塞入坦克上的路人怀中，再到结尾，老金把孩子托付给林毓秀带走，原来结局早就写在开头：孩子为什么要哭，因为新生总是伴随着哭声；老金往回走上枪口，代表老一辈牺牲自己完成了他们的使命。活下来的孩子寓意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希望；正是先辈们的慷慨赴死，才成就了今天我们今天的民族复兴大业蒸蒸日上。摄影伊藤秀夫曾经说“支那人”的照片不重要，然而正是这些被他蔑视的底层，却完美地实现了调包计划，给其致命一击，照片显影能让照片显形，也能融化伊藤秀夫的伪善假面，让他显出丑恶原形……所有这些构成了影片互文对照的审美结构，给人视觉以强烈的震撼力、冲击力。

最后，影片还提出了关于“观看伦理”的重要命题。当镜头对准那些大屠杀受害者的肖像时，观众被迫面对一个困境：我们是否有“权利”凝视这些创伤影像？这种凝视是否构成了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？《南京照相馆》没有提供简单答案，而是通过展示不同时代、不同文化背景人们对这些照片的反应，构建了一个复杂的观看场域。影片不让观众停留在对创伤影像的消费上，而是引导他们思考影像背后的伦理关系——谁在拍摄？谁被拍摄？谁保存了这些影像？谁现在观看它们？这种对“影像生产—传播—接收”全链条的反思，使影片超越了单纯的历史记录，成为关于影像伦理的再思考。

南京大屠杀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残酷程度，更在于侵华日军系统性地试图销毁所有证据——他们焚烧尸体、销毁档案、禁止拍摄，企图让30万人的消失成为“未曾发生”的历史黑洞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那家“南京照相馆”保存下来的每一张照片都成了抵抗的武器。

（作者为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）



惊回首，离天三尺三”的诗句。然而，在这美丽的景色背后，却隐藏着一段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。上个世纪40年代，这里是晋察冀边区的北大门，聂荣臻、杨成武等老一辈革命家曾长期生活战斗在这里。1941年9月，华北方面日军调集7万余兵力，对晋察冀边区发动大规模“扫荡”，狼牙山地区是重点目标之一。日军在正面战场难以取得战绩，便于9月23日调集3500余日伪军在飞机、大炮的配合下，将狼牙山根据地党政机关和周围村庄的群众共三四万人，包围在狼牙山地区，企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，消灭抗日力量。

晋察冀边区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，狼牙山地区战略位置关键，是晋察冀边

区的北大门，扼守着交通要道，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至关重要。因此，狼牙山区域成为日军“扫荡”的重点。日军采取“铁壁合围”等战术，所到之处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他们疯狂地破坏根据地的基础设施，焚烧房屋、抢夺粮食、屠杀百姓，试图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基础和抵抗意志。

为了掩护群众和部队转移，马宝玉、葛振林、宋学义、胡德林、胡福才5位战士，把敌人引向了悬崖绝路——棋盘陀。他们在战斗中临危不惧，英勇阻击，子弹打光后，用石块还击，面对步步逼近的敌人，他们宁死不屈，毁掉枪支，义无反顾地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。马宝玉、胡德林、胡福才壮烈殉国；葛振林、宋学义被山腰

的树枝挂住，幸免于难。他们的英勇事迹，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，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。

站在五勇士纪念馆前，我感受到了勇士们的抗战精神和英勇血脉。这座高耸入云的纪念馆，是整个狼牙山景区的标志与灵魂。塔的正面雕刻着聂荣臻元帅题写的“狼牙山五勇士纪念馆”9个金字，塔的下部依次是5位英雄头像浮雕。纪念馆黄瓦飞檐，棱角铮铮，凸显了狼牙山不畏强暴的风骨。

狼牙山五壮士等抗日军民的英勇抵抗，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。全国军民一心，团结抗战。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岁月中涌现了许许多多父子、妻送郎、保家卫国的可歌可泣的事例。父老乡亲们以多种方式支援八路军和游击队。他们积极提供物资供给，将自家仅有的粮食、衣物等物资送给八路军战士。有的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，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，为八路军游击队传递敌人动向、兵力部署等方面的重要情报。还有许多乡亲自愿义务参与修筑工事，挖地道，少先队组成儿童团站岗放哨，全国上下军民团结，用实际行动打赢了一场人民战争。面对狼牙山五勇士纪念馆，心中油然而生凛然敬意。这也是对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为国家民族付出生命的所有先烈与勇士的敬意。

狼牙山，这座英雄的山，它见证了历史的沧桑与变迁，也承载了无数人的梦想与愿景。在这里，我们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与悲壮！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，无数勇敢的战士抛头颅、洒热血，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。他们用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赞歌。这些英雄勇士的英勇斗争精神，凝聚成了我们伟大的抗战精神。这种精神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都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，成为一座不朽的丰碑。

（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